

# 唯物史观视域下的健康老龄化问题探究\*

郎晓军<sup>1</sup> 王建瑛<sup>2</sup>

(1.常州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常州 213032; 2.山西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1)

**[摘要]**人口老龄化事关民族命运和国家发展大局,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龄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以人民的健康长寿为高质量发展的特征和目的,把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是当前人口工作的重要内容。研究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综合考察社会与自然的系统问题,科学把握人口历史趋势,明确健康老龄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通过梳理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发现,劳动者的健康长寿不是资本恩赐,而是长期斗争的结果。资本逻辑的盲目性和无序性必然以牺牲人民生命权益为代价。资本主义剥夺劳动者健康长寿的生命权,资本无限追求剩余价值,造成人口早衰和凋零,引起老龄化失序,西方的自由主义框架下的健康老龄化存在自限性,存在物化生命过程和奴役身体健康等问题,形成老龄化意识危机。西方国家应对老龄化问题的举措不能照搬照抄,控遏资本盲目性和无序性的同时,应当合理驾驭资本为老龄化事业造福。需要注意的是警惕资本逻辑不良影响,坚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客观辩证看待老龄化新形势。在探索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路径方面,必须重视加强和改进老龄工作,探索健康老龄化的现实路径,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健康老龄化相结合,推动社会新业态与健康老龄化融合,完善老龄化相关工作机制,推动老龄事业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唯物史观 资本逻辑 健康老龄化

**[中图分类号]** A81; C9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983X(2025)04-0083-11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也是老年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健康老龄化问题涉及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问题、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生态问题、发展问题 and 人权问题等诸多领域,是基础性、长期性、全局性,事关国计民生的大问题。面对人口快速老龄化和老龄人口规模巨大的挑战,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特色老龄化问题相结合,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的健康老龄化理念,大力推动中国特色的

健康老龄化工作。在唯物史观视域下深入研究健康老龄化问题,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剖析其内涵要求,以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推动文明互鉴,是探索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题中之义。本研究借助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口与社会生产方式的关系,关于资本主义人口规律的分析,关于两种生产原理的基本内容,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未来人口的论述等,对老龄化的起源、内涵、发展及趋势进行科学研究。以

收稿日期: 2025-01-17; 修回日期: 2025-05-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研究”(21BKS053)

作者简介: 郎晓军, 法学博士, 讲师,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明研究; 王建瑛, 法学博士, 讲师, 主要从事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

全生命周期贯彻健康老龄化策略,推动数字化养老、数智化赋能进程,将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与健康中国宏伟蓝图有机结合。系统提升社会老龄服务能力和老年人社会适应能力,促进老年人健康水平提升,推进老龄事业与老年产业可持续发展。同时,必须警惕资本逻辑对老龄化进程的冲击,推动探索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路径。

## 一、健康老龄化进程的历史考察

从自然史与人类史统一的角度审视,健康老龄化的历史进程是以生物性为自然前提,以社会性为历史条件,以生态性为统一基础。它萌生于人类早期自然社会实践,建立于社会化大生产的现实基础上。包含生物性(个体)—社会性(群体)—生态性(个体与自然/社会环境)的多重关系。以历史唯物主义视角考察健康老龄化进程,是将一般生物意义的自然老化—社会意义的老龄化—健康老龄化作为系统总体加以研究,是将特殊人口进程与特定物质生产条件相契合。以此为切口观察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和对自身改造的共进历程,深刻地表现为人与人、人与社会、自然与社会统一的历史进程。

### (一) 健康老龄化的自然史前提与基础

健康老龄化进程有其自然科学基础,明确其自然史前提需要涉及生物学、人类学和进化化学等多学科。人的生理特性是对早期灵长类祖先身体机能的继承和发展,是自然界长期演化的结果。人作为地球生态系统中的物种之一,其自然属性不能脱离具体环境条件,这是影响人类衰老过程、老化速度和失能程度的自然要素。“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sup>[1](P560)</sup>,生物性的机体变化首先是人类作为自然界物种的生理矛盾运动过程。“随同人,我们进入了历史。动物也有一部历史,即动物的起源和逐渐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状态的历史。”<sup>[1](P421)</sup>随着物质生产和

生活过程的展开,我们从自然史走进了人类史。人类衰老既受生物规律制约,又受社会规律制约,后者的影响作用相对更大。人不仅是在自然界演化出智力的动物,也是社会的动物——“人是最名副其实的ζῷον πολιτικόν<sup>①</sup>,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sup>[2](P734)</sup>。审视自然和社会规律的共同引起、调节和控制之下,应重视从人类历史演进考察这一矛盾运动过程。

人的生活史可以看作是个体受到自然界物质变换影响的历史,劳动者的工作与生活条件会影响潜藏于人体内的体力、智力水平,在其自然寿命完结之前,维护、更新、保障和发展人的综合能力,是对这种特殊自然属性限度的延长。人作为生物个体,都会自发地关注本身以及周围人的生理变化过程。“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sup>[3](P209)</sup>生命个体都要经历生物老化过程,都处于人类整体的生命运动过程之中。人口衰退老化包含着个体老化和群体老化两个范畴,这需要在自然史和人类史相统一的视角中进行考察。老年是生命过程累积效果的体现,衰老与退化是自然规律,并不直接与病态挂钩,只是个体之间特殊性差异较大。

人类史与自然史是统一的,人在改造环境的过程中也在改造自身。“只有人能够做到给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记,因为他们不仅迁移动植物,而且也改变了他们的居住地的面貌、气候,甚至还改变了动植物本身,以致他们活动的结果只能和地球的普遍灭亡一起消失。”<sup>[1](P421)</sup>单个人作为自然物种个体的衰老并非直接对应着社会人口所处自然环境或社会有机体的衰老退化。个体的衰退老化主要是受到生物学规律制约,表现为每个人的出生、发育、成长、衰老和死亡变化过程。群体的老龄化问题,主要不

①马克思在这里引亚里士多德“社会动物”概念。

是由生物规律直接制约,而是社会经济因素作用的结果。生物学规律通过一定环境下对个体寿命的有直接影响,决定了个体的修短生灭。而社会是人口的集合,是全体成员的共同体,社会包含着无数个体的生理界限,衰亡只是表现为一种社会形态、社会制度的产生和灭亡,而不是人类社会的死亡和消失。个体衰退老化表示单个生物有限性的尺度和程度,直接将其类比于自然界的发展过程,或套用于人类社会规律都是不恰当的。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观契合了唯物主义的辩证自然观。

### (二) 健康老龄化的人类史萌芽和溯源

健康老龄化就其现实性来看,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就其可能性来看,它在早期人类活动中已经存在历史萌芽,并伴随着人类社会历史进程逐渐走向现实。在原始社会,人类征服自然能力十分低下,囿于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劳动力数量尚且不足,劳动力质量更无法保障。根据上古时代传说可蠡测,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已存在对老人的尊敬扶助传统。但由于社会生产水平和自然条件限制,大部分人口活不到老年期,而且在自然灾害和饥荒面前,老年人往往是被共同体牺牲的那部分。<sup>①</sup>早期人类史的主要特征是生产资料落后和生活资料短缺,社会成员极少能够活到老年,他们虽是知识保存者,但为了部落的存续,年长者一般自愿或被迫地做出牺牲。在奴隶社会,生产力有了一定的发展,社会劳动的剩余产品开始增多,农业生产需要经验的积累和知识的传递,敬老助老的原始传统被继承和发展。<sup>②</sup>但奴隶主掌握着剩余劳动的自然基础和社会条件,奴隶阶级则被视作役畜,奴隶衰老即丧失生活保障,甚至在献祭中使用;在封建社会,农业家庭既是生产单位,又是消费单位。农业生产活动季节性、经验

性等特点,要求劳动者更全面的脑力和体力投入,即使成年个体衰老后也需要参加低强度生产劳动(如育苗、保墒等)。关爱、尊敬、帮扶老年人的思想是从生产劳动实践中产生的,但落后生产力水平和医疗卫生条件下,被压迫和剥削的老年劳动者往往不是扶助主体。

近代以来,工业革命带来了技术、粮食、人口和城市化的巨大变化。它极大提升了人类利用自然力和社会协作的物质条件,极大提升了社会化劳动效率。社会大生产的发展,使人类第一次具有了处理历史上长期导致高死亡现象的饥荒、营养不良、破败的居住条件和肮脏环境等问题的现实能力。这本身是人类战胜自然和调控社会的成就,是社会经济发展和科学文化进步的结果。它带来了人类的“第一次健康转变”,即总人口的死亡率降低,人口的大多数能够存活到老年期。以大工业为基础的社会手段和技术手段,解决细菌、病毒和寄生虫等导致的急性问题,控制传染病和流行病的扩散和蔓延,为社会成员能够生存到高龄阶段提供基本保障。以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产业转型和生态方式,为已经存活到老年的庞大人口的保健、康养以及生命质量问题,为延缓衰老进程和维持身心健康提供积极调控、主动保障的人类美好未来提供了可能性。这同时展现了人类“第二次健康转变”的前景,即在协调处理人、社会、自然界之间的有机关系基础上,能够更系统地设想未来健康老龄化的图景。

### (三) 自然史和人类史统一基础上对长寿健康进程的探索

在自然史前提中,个体衰老与生命限度是最直观和无法抗拒的自然必然性。在人类史萌芽中,广大劳动者借助生产工具对环境和自身的改造实践,所产生的对长寿健康的诉求是

<sup>①</sup>在早期人类历史的渔猎采集阶段,就已经注重从老年社会成员那里学习和积累生产知识。但由于社会生产力低下,自然灾害频繁等原因,老年劳动者在部落的生产避险和长途迁徙中往往被遗弃。

<sup>②</sup>如商代青铜器上“万年无疆”的祝辞,反映出人们祈求长寿昌盛的思想;《诗经》中“俾尔昌而炽,俾尔寿而富”描述了周代人民祈求多福多寿的思想。

朴素的幻想形式(比如长生不老的神话)。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观察和认识了自然界运动形式,朴素地崇拜自然界周而复始的循环性、永恒性。但饱受剥削和胼手胝足的现实,使其根本无心追求长生。剥削阶级醉心幻想着长生不老和返老还童,他们脱离生产又从奴隶、农奴身上榨取劳动果实。在古代剥削社会中,往往只有医生、哲学家等享受余暇者才能专门思考身体健康和老年长寿问题,他们的研究往往带有神秘主义色彩而且刻着阶级差别的烙印。健康老龄化进程是以生产力的普遍进步为基础的,是以总体劳动者的普遍健康长寿为特征的。这种长寿和健康的普遍性具有打破阶级局限和专有独占的内在要求,而表现为人的解放基础上的普遍的寿命增加和健康提升。从臆测的幻渺王国逐渐趋近现实的必然王国,再从逐渐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超越其上的自由王国的科学设想,经历了长期而漫长的探寻历程。

近代空想社会主义者第一次从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中遥望到劳动人民普遍健康长寿的前景,一种完全同资本主义吃人现实相对立的乌托邦式想象。巴贝夫敏锐观察到资本主义人口中的阶级对立关系。1790年,他在划分人口社会构成时,根据居民交税额将大地主、大资本家称为“一法郎占有者等级”,将广大无产者和劳动群众称为“一生丁占有者等级”<sup>[4](P30-31)</sup>。穷人普遍表现为营养不良和短寿、早夭,财富积累与健康状况有直接联系。1794年,巴贝夫进一步指出,法国人口中的两个对立集团,反映了他对人口阶级构成及其对立关系的认识。人口结构中对立的阶级部分,同时表现为健康条件和寿命状况的对立。圣西门在著作中经常谈到人数最多的最穷苦阶级在物质和精神生活方面的悲惨状况,他十分注意工人和劳动群众的状况,既痛心于早夭、短寿、苦活的现实,又对长寿和幸

福的未来提出设想。傅立叶和欧文在批判资本主义所造成生命苦难的同时,以举办实业的形式努力将改善工人劳动条件和生活水平的设想变为现实。<sup>①</sup>尽管空想改良的道路受社会历史局限,其谋求人口长寿和健康福祉的规划具有空想性,但应当承认其中所蕴含的思想光辉和启发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将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现实,虽然他们没有专门论述人口老龄化问题,但他们认识到社会大生产对人口寿命和人口增长率的巨大推动作用,同时也对资本主义造成工人生命力过早衰竭、物化劳动者寿命、以生产力压迫人口等问题进行深刻批判。恩格斯在曼彻斯特时期就已初步认识到,资本积累同时是劳动者贫困与死亡的积累。后来他进一步提出两种生产必须相互协调的思想。还提出了两个提升(从物种方面和从社会方面把人提升出来)会使人类更合理地调节控制自身发展状况的思想。马克思认为,经济本身就是节约,就生产的直接目的而言就是人作为固定资本的节约,自由余暇时间是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的重要尺度。无产阶级体质的增强、智力的提升、健康寿命的延长,不是靠资产阶级的妥协和恩惠,而是要靠劳动人民不懈斗争来取得。社会化大生产展现了这种可能性,劳动者在这里表现为获得余闲、增寿、健康等更全面发展以及回馈社会的趋势。人是最宝贵的财富,体力和智力资源开发利用的源泉来自人民,最终目的是为了人民。在我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框架下,老年人是整体劳动者的一部分,是社会化大生产所需总体工人的一部分。他们不是社会的负担,而是享有闲暇时间的社会成员,是充分运用闲暇时间促进自身和社会全面发展的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乐观前景,包含着广大人民群众对长寿健康的生命过程的乐观预期。

①夏·傅立叶(1772-1837)在《新世界》《宇宙统一论》《四种运动论》等著作中认为,强调协作制的基础是劳动引力、阶级融合、人口平衡、比例分配和节约劳动力;未来社会中人的寿命会很高,将有一半的人能够活到140~150岁。罗·欧文(1771-1858)在《新社会观》《新道德世界书》《人类思想和实践的革命》等著作中认为,人的患病率一代代地迅速递减,寿命在大大延长,预计人们的寿命将比旧时代延长30~40岁。

## 二、健康老龄化问题包含的历史唯物主义内涵要求

社会生产力发展提升了劳动者的生活质量,延长劳动者生命总过程,推动了健康老龄化的现实进程。但要警惕资本逻辑对健康老龄化的挟持和不良影响,西方国家应对老龄化举措不能照搬照抄,控遏资本盲目性和无序性的同时,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客观看待老龄化发展新形势,驾驭资本为老龄化事业造福。

### (一) 防止资本对劳动者健康长寿生命权的剥夺性

健康老龄化进程要防止资本的剥夺性。这种剥夺性根源于资本逻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既造成时空压缩(工作空间和时间的挤并)也产生寿命压缩(劳动能力的过度耗损)。劳动者的长寿健康属性,“从直接生产过程的角度来看,节约劳动时间可以看做生产固定资本,这种固定资本就是人本身”<sup>[5](P203)</sup>。人的才能发展应是直接生产过程的目的,发展生产力应是生产和消费能力的结合,这是将人本身看做固定资本的社会历史前提。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条件下对固定资本的使用和损耗程度取决于它自身的再生产时间,以劳动火焰对象化生产资料创造剩余价值之时,劳动者生命消耗到固定资本物质要素的转换进程。劳动者的健康寿命限度和劳动资料的损耗都是社会生产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生产力发展在延续总体工人寿命和延长资本工作日加速固定资本物质磨损是并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持续保持总体工人健康寿命的进程,“主要负担就会落到工人身上,资本家力图用加强对工人剥削的办法来弥补自己的损失”<sup>[6](P699)</sup>。为了减少自然力侵蚀所造成的损失,资本不会发展人的全面能力以维护和培育这种特殊自然肥力,而是在提高劳动资料使用强度的同时,加速对工人的生命剥削和寿命压缩。

劳动者的健康寿命可以看作特殊的固定资本维护过程。说人的平均寿命时,是已经把必

要的卫生、医疗、保健计算在内;计算固定资本的正常寿命时,是以它在这个期间内正常执行职能的各种条件已经具备为前提的。没有追加劳动,机器就不能正常使用,没有社会卫生和医疗事业的发展,劳动者就不能正常发挥其劳动能力。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是不能储存的。固定资本的维护成本是在不规则的期间内预付的。工人与劳动资料运动的伴随性,必然要求这种活的附属物并入固定机构。如果劳动力商品在一段时间内没有进入生产过程,这段时期他本身借以生存的正常生活条件就会遭到破坏,生存要受到威胁,机体要受到破坏,正常寿命会缩短。

马克思引用了欧文著作(罗·欧文《论人性的形成》1840年伦敦版第31页)的观点:“自从在不列颠的制造业中普遍运用无生命的机器以来,除了少数的例外,人都被当做次要的和附属的机器,人们对于改善木材和金属等原料远比对于改善人的身体和精神要重视得多”<sup>[5](P203)</sup>。资本家为了不浪费机器和燃料,却“浪费工人的生命材料”<sup>[6](P304)</sup>。从资本的角度看,尽快榨干劳动力、抛弃失能工人和更换早衰工人,是保证剩余价值生产的必要因素。从劳动者的角度看,克服病患、维持机能是保证寿命质量的必要因素。以此类比于一般固定资本可以看出,在固定资本寿命的不同时期,存在有两类相对具有固定性质的耗损形式:一方面,固定资本会受到自然界影响(氧化等),进入生产过程伊始就存在偏向误差的运动过程,这需要通过劳动来纠正自然力造成的耗损影响,这属于幼年期病患;另一方面,固定资本会超过其中年期,正常磨损也会增多,构成要素的消耗和衰老速度也更快。由此可见,健康长寿只存在于少数食利剥削阶层,而病患和短寿作为资本主义使用劳动力的结果才是普遍现象。

### (二) 遏制资本逻辑宰制下老龄化进程的失序性

资本逻辑宰制下的社会老龄化具有失序性和紊乱性,作为资本主义总体危机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资本逻辑的鲜明特征和必然结果。这一进程主要表现为人自身的生产从属于资本的需要,劳动者自身生产的失调和工人衰老速度的紊乱。资本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价值,不仅突破工作日的道德界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生理极限,不顾工人的健康尽量延长工作日。不仅严重地损害了工人的身心健康,而且缩短了工人的寿命。资本家还以失业为威胁,迫使在业工人提高劳动强度和延长劳动时间,接受苛刻劳动条件,造成大量人口早衰和凋零。“资本消费劳动力是如此迅速,以致工人到了中年通常就已经多少衰老了。”<sup>[6](P739)</sup>无产阶级的生命健康状况在资本逻辑控制下日益恶化,劳动力过早衰竭和普遍短寿既是资本剥削的恶果,又同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必要条件。

资本对剩余价值的剥削逻辑决定了它对劳动者生理界限的压榨本性,劳动者生命限度(延长于生产进步)必须从属于剩余价值生产的限度(透支于资本剥削)，“为不断变化的资本增殖需要创造出随时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sup>[6](P729)</sup>。例如,在采矿和化学工厂中劳动以及操作危险机器的现役劳动军,由于劳动环境恶劣,成为资本发展中日益增多的献祭品。这些过早衰老和成为工业牺牲品的现役劳动军,由于丧失劳动能力、自理能力,陷入需要救济的赤贫状态。“需要救济的赤贫形成现役劳动军的残疾院和产业后备军的死荷重”。<sup>[6](P742)</sup>这是吞噬劳动力的血肉磨坊——“不列颠工业像吸血鬼一样,只有靠吮吸人血”<sup>[7](P12)</sup>,而不是培育劳动者技艺能力的养护所。

资本对产业现役军和劳动后备军的生命控制是一种特殊人口特征,也是一种特殊衰老进程。劳动者的未老先衰和大量凋零是这种制度的典型表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者的表现为过早地衰竭和老化,资本积累和经济危机直接导致了工人身体危机的累积过程。“因此,结果是,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

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sup>[3](P160)</sup>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压榨剥削劳动者的生产方式是造成社会人口结构畸形、青壮劳力过度使用、人口总体质量早衰的重要原因。

基于此,工人健康的失序进程表现为一种有意损耗和“社会谋杀的罪行”<sup>[3](P409,423)</sup>。正如机器的社会使用跟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存在质的区别一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剩余价值为目的,它尽可能地使社会以及自然生产力在形式和实质上从属于资本,资本肆意吞噬着人的生理界限和社会道德界限。劳动者“在这里,活动是受动;力量是无力;生殖是去势;工人自己的体力和智力,他个人的生命……是不依赖于他、不属于他”<sup>[3](P160)</sup>。见物不见人的短视将劳动者作为大机器生产的耗材,以物为本的逻辑只把身体、生命作为工业发展的原料。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七篇“资本的积累过程”中引用兰格的著作(赛·兰格《国家的贫困》1844年版第150页)指出:“每个大城市都是使人成为牺牲品的一个场所,一个祭坛,每年要屠杀成千上万的人来祭祀贪婪的摩洛赫”<sup>[6](P758)</sup>。资本一方面掏空着地球的内脏,另一方面掏空着劳动者的内脏,侵蚀人类发展的自然与社会根基。

### (三)警惕西方自由主义框架下健康老龄化的自限性

西方自由主义框架下的健康老龄化存在其自限性,难以避免物化生命过程和奴役身体健康的恶果,导致拜物教支配下的老龄化意识危机,难以推进健康老龄化进程。

第一,将衰老问题的形成与发展机制简单化,静止地看问题,局限于特定年龄段的特定状态,而不是作为生命运动的变化过程来看待问题,忽略了老年作为人生命历程的历时性、积累性和继承性,没有从整体和全局的角度看待老年问题。第二,片面地将衰老与强健对立开来,将老年人设定为受动的群体,是社会中被规定的从属部分。机械地将部分老年人推向社会对立面,将其视为家庭生活的麻烦制造者,将其看

作社会发展的障碍。第三,将衰老问题的应对措施局限于诊断治疗等,把症候控制和用药管理作为主要手段,缺少对老年状态的身体、精神、环境等综合考察。以单一金钱尺度衡量生命过程,只讲药理的对症吻合而忽视对生命过程的关爱和呵护。

可以看出,资本主义自身框架下难以实现真正的健康老龄化。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使老年事业长期私有化,老年人的照料和护理需求直接同老年人(及其家庭)财产水平挂钩,公司业务核心在于尽可能盈利,身体健康是商品和符号。经营养老业务的私营公司为了维持利润率,必然要在疫情冲击下牺牲老年人利益。贫苦的弱势群体(尤其是低收入、低技能老年人)是经济危机和健康危机的主要受害者,而资本主义对其缺乏护理以及任其枯萎必然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在健康老龄化进程中,若放任资本的盲目性、扩张性和无序性,只会使老年人显得更加脆弱<sup>①</sup>,老年弱势群体的患病与死亡周期愈发短促且集中重合。<sup>[8]</sup>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存在对老年人等群体的歧视,一直是笼罩在社会舆论氛围之上的阴影。对老年人生产生活能力的质疑,对老年人社会贡献的忽视,对老年人社会负担的标签化定义,都带有功利主义和唯价值论的偏见。这根源于资本对生命的物化逻辑和奴役本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众多医药和保健品巨头公司往往将研发资金与政府税金挂钩,新药研发失败的成本并不是公司完全负担,但是成果产出却被大公司独占。有美国议员提出过公共资金参与研发的药物不设专利一说,但在医药公司支持的游说集团操作下胎死腹中。本应服务老年公益的药品,被虚标价格,成为垄断专利。医药公司以其高市场占有率和成果转化率继续吸金,再以游说集团的献金手段绑架政治,形成以

资本利润挟持整个社会的局面。推进健康老龄化进程要警惕资本的负面影响,时刻注意驾驭和利用资本的程度,西方国家的教训是我们需要时刻警惕的。

### 三、构建中国式健康老龄化的实践进路

中国式健康老龄化就是使人民群众充分享有长寿健康的生命权和发展权,充分享有社会经济发展成果。在党的领导下,保障人民健康长寿是优先重视的战略问题,为人民健康长寿提供全方位全生命期服务,以亿万百姓福祉为根本,适应时代要求创新思路,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现实情况的新结合,在实践发展过程中充分认识和利用人口规律从而主动求变、应变。

#### (一) 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式健康老龄化相结合

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式健康老龄化结合,借助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口与社会生产方式的关系,关于资本主义人口规律的分析,关于两种生产原理的基本内容,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未来人口的论述等,坚持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推动健康老龄化的实践进程。

一方面,推进中国式健康老龄化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制度优势,增强政策合力。“要着力完善老龄政策制度。要加强老龄科学研究,借鉴国际有益经验,搞好顶层设计,不断完善老年人家庭赡养和扶养、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优待、宜居环境、社会参与等政策,增强政策制度的针对性、协调性、系统性”。<sup>[9](P92)</sup>在经济建设中应重视老年产品的消费需求,注重适老、助老、益老服务的标准化普及;在政治建设中应重视党的领导,取得各方面的理解、

<sup>①</sup>预测表明,2010年至2030年期间,与气候变化影响相关的人口死亡率将上升145%,老年人尤为显著。人口老龄化和气候变化具有密切联系,老年人在未来气候变化影响下是极其敏感的群体。参见: KOHLER M. Growing old in a changing climate: Meeting the challenges of an ageing population and climate change. Stockholm: Stockholm Environment Institute, 2008.

支持和拥护,提升老年工作者的政治素养,增强工作责任感和使命感;在社会建设中注意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坚持共建共享发展的原则,建设老年友爱型、老年参与型、老年保障型社会,提升老年生活照料水平,夯实老年保障基础;在文化建设中应重视人口国情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敬老助老的时代精神相结合;在生态建设中应重视环境变化对老年人生理和心理的影响,保障老年人健康权益,积极预防和应对生态灾害,处理好老年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将美丽中国同健康中国建设结合起来。

另一方面,以人为本发展生产力,特别是新质生产力是健康老龄化根本保证。“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sup>[10](P38)</sup>确保发达物质基础为人民所享有,将以人为本、共建共享的理念进一步落实落地,以“有备而老”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sup>[11](P9)</sup>我国老龄工作和老龄事业也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这需要党和人民在资源有限、时间有限的条件下,对我国未来的人口变化和养老问题有所准备。<sup>①</sup>把健康老龄化作为全局性、长期性的重大战略,保证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的成果惠及老年人群体。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sup>[10](P38)</sup>;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sup>[12](P40)</sup>。我国应对老龄化的政策的制定实施和进一步调整,都坚持以人为本的根本原则,坚持让人民成为发展的主体,坚持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坚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坚持满足老年人需求和解决人口老龄化问

题相结合。

## (二)推动社会新业态同中国式健康老龄化相融合

健康老龄化要求在社会主义的老年工作和老年事业中,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服务,防止资本逻辑凌驾于人民利益之上。关心老龄问题和重视老龄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传统。老年工作和老年事业的根本目的在于人。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sup>[12](P40)</sup>在推行积极老龄化战略的同时,使人民群众在整个生命周期中保持机体、心理、社会关系的良好状态。要倡导健康、自强、参与、发展、贡献、欢乐、服务、关怀、保障、和谐的老龄化理念。储蓄健康,全面设防,加强全程生命保障,积极应对“长寿不健康”“苦病老龄化”的威胁。推动构建“安全养老”“积极助老”的社区家庭格局。发展“互联网+照护服务”,稳步扩大安宁疗护试点。我国当前“未富先老”“未备先老”问题突出,要实现“有备而老”“老无所忧”的转变需要科学谋划和精准施策。<sup>[13](P59)</sup>

一方面,要及时把握老龄化的新动态,结合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新事物、新趋势做整体分析,及时了解老年群体出现的新状况,有效回应老年人的新诉求。比如,对老年期间生活自理能力区分为出行、进食、穿衣、如厕、洗澡、负重、购物等多种可量化的测度标准;对老年期间伤残程度区分为视力、听力、语言、智力、肢体等多个客观标准;对老年期间生命余寿程度区分为健康寿命、带伤残寿命、部分不能自理寿命、完全不能自理寿命等寿命质量定义;妥善处理“老漂族”“候鸟式养老”等问题;拓展老年人发挥经济社会作用的领域,增加老年人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减少老年人遭受歧视的状况,避免伤害遗弃老年人情况发

<sup>①</sup>从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得知,中国失能和半失能的老年人口有4000多万人,现在这个数量可能已大大超过。2019年,中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和健康预期寿命有10年的差距,说明我国老年人至少有10年不够健康,带病存活。认识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面临的困难是人的寿命延长,不健康是短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使贫困人口实现“两不愁三保障”,贫困是健康长寿的最大障碍。

生。实现老年人经济独立、心态乐观、身体健康,保证其长寿生活的质量。

另一方面,要在利用好资本和市场的前提下,严格规制防止资本的盲目性和破坏性,警惕资本的肆意蔓延和无序扩张。防止以资本为中心,无视人民利益,破坏社会主义老年事业和老年工作的行为。坚决抵制危害老年人健康安全行为,坚决打击老年医疗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防止资本在老年医疗产业中肆意扩张,将老年人健康作为纯粹赚钱的买卖,将老年人的长寿作为一本万利的生意。约束企业行为,明确社会责任,防止资本操纵医药研发、医药实验、医药销售,合理控制医药价格,尤其是对老年人的急慢性疾病治疗有关键作用的医药价格。防止以“益老”为幌子进行保健品和药品高价垄断的行为,防止以“助老”为幌子对老年人进行数据窃取和电子诈骗的行为,防止以“敬老”为幌子进行企业虚假宣传,以“富老”为幌子转移烂账坏账的行为。

### (三)完善中国式健康老龄化的系统工作机制

人民健康长寿是人口老龄化的基本要求和基本特征。老年人是活的历史书和工具书,具有丰富的社会阅历,广泛的社会联系,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是稳定的社会力量。养老问题是人口老龄化最基础、最核心、最重要的环节。科学认识和应对健康老龄化是整体性的系统工程。要推进积极健康老龄化进程,有机融入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科学认识和积极解决老龄化问题,有序开展老年工作,稳步推进老年事业。

一方面,新时代对健康老龄化提出了新的要求,党和政府以人民为中心,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新形势“要着力完善老龄政策制

度”<sup>[14](P92)</sup>。推动老龄机构职能向主动应对转变,向统筹协调转变,向加强人们全生命周期养老准备转变,向同时注重老年人物质文化需求、全面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转变。树立老龄工作积极主动的业务导向,树立生命全程观,培育社会大健康观,正确认识和开发利用“第二次人口红利”<sup>①</sup>。“要在全社会开展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老龄政策法规教育,引导全社会增强接纳、尊重、帮助老年人的关爱意识和老年人自尊、自立、自强的自爱意识。”<sup>[15](P23)</sup>增强全社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思想观念和行动自觉,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老龄化发展道路。促进公共卫生资源的适老化转型,满足老年人的卫生健康需要,提升晚年生活质量。同时党和政府各个职能部门应做好老龄化的顶层设计,协调各部门各方面的行动,完善健康老龄化的工作体制机制。

另一方面,老年工作和老年事业的发展,离不开群众的广泛参与和积极促进,离不开对老年人价值作用的正确认识和充分发挥。我们要积极看待老龄社会,积极看待老年人和老年生活,要着力发挥老年人作用,使全体老年人都有展现自身的舞台,发挥自身专长的领域,使其晚年生活进一步融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我们不应忘记先辈创业的艰苦卓绝和筚路蓝缕,更不应以功利观念和物化思维对待老年问题,否则社会生产生活就会停滞不前,社会意识形态也会虚无混乱。老年工作和老年事业要坚持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紧紧依靠群众。“坚持老有所为、继续发光发热”,<sup>[16](P245)</sup>有效发挥老年人作用可以推动社会进步,不仅增加了国家、社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也使老年人自身获得充实和提升。“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

<sup>①</sup>人口红利不仅仅是较低的人口抚养比例,或者说劳动人口抚养负担较轻,即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对非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存在相对优势。人口红利是不同年龄人口在经济、社会、生态和文化诸多领域所做出的多样化贡献,所带来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文化效益等多元福祉。它不仅仅是由人口更替所带来的转型发展,还包括对劳动者能力的投资红利、人口年龄结构优化配置形成的红利、人口地理分布和迁移流动红利、老年人赋能化和社会化红利,等等。参见:《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9页。

发展的空间。”<sup>[17](P532)</sup>拥有自由时间是个人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余暇是老年人一般拥有的,健康老龄化应是人的晚年自由时间的充分占有和利用。作为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老年人,应该积极享有社会化大生产的成果,利用自由时间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实现自身价值同时推动社会进步。

#### 四、结语

健康老龄化是社会和自然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归根结底是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必然。它与社会经济发展、文化科教水平以及医疗卫生条件紧密相关。它以个体老化为前提,存在地区之间、阶级之间的健康差异和衰老差别。不同阶级之间的寿命差别,体现为病理性衰老和生理性衰老过程不同,这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随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而变化。生产力发展带来的科技进步、风俗习惯变化、医疗卫生知识普及、基因疾病谱改变等,使人类寿命延长,死亡率降低。我们在提高生命方面已取得许多宝贵成绩,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推进延长寿命和保持健康的双重进程。从全周期、大健康的角度看待健康老龄化问题,在认识自然规律的基础上,通过社会调控积极应对人民群众增龄过程出现的问题。

保障人民健康长寿是优先重视的战略问题,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依托。为人民健康长寿提供全方位全生命期服务,是健康老龄化的重心所在。这一过程既需要每个公民自身发展,又需要美丽清洁、适老宜老的生态环境建设,还要依靠社会保障体系和救助制度的优化完善。要更加注重人民群众的年龄结构、发展需求、地区差异等问题,特别是老龄化带来的环境保护、社会发展和经济机制新变化。既要吸收外来先进成果,也要立足自身人口结构和现实情况,把握发展

不平衡的矛盾性,尊重自然和社会的规律性,重视民族和地区的特殊性。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协同用力,推动中国式健康老龄化发展。

####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4]巴贝夫文选[M].梅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8]KÖHLER M. Growing old in a changing climate: Meeting the challenges of an ageing population and climate change[M]. Stockholm: Stockholm Environment Institute, 2008.
- [9]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 [1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 [11]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12]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13]民政部编写组. 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14]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 [15]习近平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 [16]习近平书信选集:第一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责任编辑 史敏】

## Exploration of Healthy Ag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LANG Xiaojun & WANG Jianying

**Abstract:** Population aging is related to the destiny of a nation and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a country. Implementing the national strategy of proactively responding to population aging is an inherent requirement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is study comprehensively examines the systemic issues of society and nature, scientifically grasps the historical trend of population, and clarifies the Marxist theoretical basis for healthy aging. The health and longevity of workers are not a favor from capital but the result of long-term struggles. The blindness and disorder of capital logic inevitably come at the cost of people's life rights. The measures taken by Western countries to deal with the aging problem cannot be blindly copied. While curbing the blindness and disorder of capital, we should harness it to benefit the cause of aging. It's vital to maintain vigilance against the adverse effects of capital logic, adhere to a realistic attitude, and objectively and dialectically view the new situation of aging. We must also strengthen and improve the work related to the elderly, explore the realistic path of healthy aging,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cause of aging.

**Keyword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apital logic; healthy aging

---

(上接第82页)

## Monetary Policy, Corporate Perception of Uncertainty and Corporate Financialization

JIANG Chunyan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a's real economy has exhibited a trend of "disengagement from real to financial sectors", characterized by a shift among physical enterprises toward increasing financial asset allocation while reducing tangible investments. To analyze this phenomen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financialization process of listed physical enterprises, examining the effects of monetary policy and corporate perception of uncertainty on corporate financialization.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expansionary monetary policy does not promote but rather inhibits corporate financialization; Similarly, corporate perception of uncertainty exerts a restraining effect. Further analysis reveals that monetary policy has a more pronounced impact on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compared to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contrast, corporate perception of uncertainty has limited influence on the financialization behavior of SOEs but is more significant for non-SOEs. Additionally, the effect of corporate perception of uncertainty on financialization is moderated by changes in the tightness of monetary policy, with their interaction exhibiting differential characteristics.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macroeconomic policies, particularly monetary policy, influence micro-level corporate decisions through multiple mechanisms, thereby shaping patterns of corporate financialization.

**Keywords:** monetary policy; corporate financialization; perception of uncertainty in enterprises; real economy